

世界文学译丛

# 九一一年

周殿富◎主编 [法]维克多·雨果◎著 牛小玲◎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革命怎样呢？那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十八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雨果尊重历史，如实地展现了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描写出这场斗争激烈而壮观的场面。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九二年

周殿富◎主编 [法]维克多·雨果◎著 牛生玲◎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三年 / (法) 雨果 (Hugo, V.) 著；牛小玲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7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3073-0

I. ①九… II. ①雨… ②牛…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8672号

书名：九三年  
作者：[法] 维克多·雨果  
译者：牛小玲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mm×1000mm 1/16  
张数：18  
字数：228千字  
次：2010年7月第1版  
次：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号：ISBN 978-7-5463-3073-0  
定：28.8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 出版前言

## ——永恒的文学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望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在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 目 录

## 第一部 在海上

<b>第一篇 索德烈树林</b>	3
<b>第二篇 克莱摩尔号军舰</b>	13
一、英国和法国混在一起	13
二、黑夜笼罩在军舰和那位神秘的乘客身上	15
三、贵族与平民混在一起	16
四、战争与灾难	21
五、力与人	23
六、天平的两端	27
七、航海就是碰运气	29
八、九比三百八十	31
九、有人逃走	34
十、他逃走了吗	36
<b>第三篇 阿尔马罗</b>	38
一、语言就是力量	38
二、乡下人的记忆力抵得上舰长的学问	41
<b>第四篇 泰尔马科</b>	49
一、沙丘顶上	49
二、虽有耳朵，却听不见	51
三、大号字的用处	52
四、嘉义芒	54
五、戈万的签名	59
六、内战的种种变化	61
七、绝不饶恕	65

## 第二部 在巴黎

<b>第一篇 西穆尔登</b> .....	71
一、那时候巴黎的街景 .....	71
二、西穆尔登 .....	75
三、没有浸进冥河的一部分 .....	80
<b>第二篇 孔雀街的一家酒馆</b> .....	82
一、三个地狱里的判官 .....	82
二、在黑暗中大声疾呼 .....	83
三、最深处的神经颤抖 .....	94
<b>第三篇 国民公会</b> .....	102
一、国民公会 .....	102
二、在幕后的马拉 .....	117

## 第三部 在旺达

<b>第一篇 旺达</b> .....	125
一、森林 .....	125
二、居民 .....	126
三、居民和森林的同谋 .....	127
四、他们的地下生活 .....	129
五、他们的生活 .....	130
六、土地的灵魂附在人的身上 .....	133
七、旺达断送了布列塔娜的光荣 .....	135
<b>第二篇 三个小子</b> .....	137
一、比内战更进一步 .....	137
二、道尔 .....	142
三、小军队大战役 .....	146
四、这是第二次了 .....	151
五、一滴冷水 .....	153
六、胸部的伤治好了，可心还在流血 .....	155
七、真理的两极 .....	159

八、痛苦 .....	164
九、一座外省的巴士底 .....	166
十、人质 .....	171
十一、像古时代的那种恐怖 .....	175
十二、准备救护工作 .....	177
十三、侯爵在做些什么 .....	179
十四、伊曼纽斯的行动 .....	181
<b>第三篇 圣巴托罗缪的屠杀 .....</b>	<b>183</b>
一、 .....	183
二、 .....	185
三、 .....	186
四、 .....	188
五、 .....	190
六、 .....	191
七、 .....	193
<b>第四篇 母亲 .....</b>	<b>195</b>
一、死神出现了 .....	195
二、死神说话 .....	196
三、村民们窃窃私语 .....	200
四、弄错了 .....	203
五、旷野里有人在呼喊 .....	205
六、形势 .....	206
七、前奏曲 .....	208
八、叫喊和怒吼 .....	211
九、巨人间的争斗 .....	214
十、拉杜尔 .....	217
十一、绝望的人们 .....	222
十二、救星 .....	224
十三、刽子手 .....	226
十四、伊曼纽斯也逃脱了 .....	228
十五、不要把表与钥匙放在同一个衣袋里 .....	230

<b>第五篇 魔鬼身上的上帝</b>	233
一、找到了，可又失去了	233
二、从石门到铁门	238
三、孩子们醒过来了	239
<b>第六篇 在胜利后才发生争斗</b>	244
一、朗德纳克被捕	244
二、沉思中的戈万	245
三、司令官的斗篷	254
<b>第七篇 封建和革命</b>	256
一、祖先	256
二、军事法庭	260
三、表决	263
四、西穆尔登既是审判官，又是主宰一切的人	266
五、地牢	267
六、太阳出来了	274

# 第一部 在海上



## 第一篇 索德烈树林

一七九三年五月底的那几天，一支军队开进位于阿斯塔耶的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索德烈树林。他们是在桑尔泰统率下从巴黎来到布列塔娜地区的几个营中的一个，在惨烈的战争中，他们伤亡惨重，现在只剩下近三百人。经过了艾尔戈恩、雅玛普、瓦米尔战役后，巴黎志愿军的第一营从原来的六百人降至二十七人，第二营仅存三十三人，第三营仅剩五十七人。这绝对是惊心动魄令人窒息的战斗时期。巴黎向旺达地区派出了一支由九百一十二人组成的军队。每个营配有三门大炮。士兵是紧急招募的。

四月二十五日，在哥耶担任司法部长，布恩特担任陆军部长的情势下，忠告区提议向旺达地区派遣志愿军。公社委员吕般提出建议，五月一日，桑尔泰就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派出一万两千人，三十门野战炮外加一个炮兵营。这支紧急组建的军队在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比例上作了调整，人员组成比较合理，所以时至今日还被视为典范。现在，正规部队的建立也是依照这种模式开展的。

四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对桑尔泰的志愿军下了一道指示：“毫不宽恕，绝不留情！”至五月底，由巴黎调来的一万两千人当中，已战死了八千人。

这一营人走近索德烈树林，他们十分小心地观察四周，慢慢搜寻。科莱贝尔将军曾说过：“士兵们背后也长着眼睛。”他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现在大约是几点，是上午还是下午？难以确定，因为在这纵横交错的荆棘丛中，永远都是黄昏，一直只有昏暗。

索德烈树林是个糟糕的地方。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内战的罪恶就是从这片树林中开始的。残暴的瘸子穆森科就是从这要命的丛林里出来的。丛林中曾经发生了许多起谋杀案，没有比这里更加令人闻之色变、更恐怖的地方了。士兵们小心谨慎地前行，到处是野花。四周是颤动的枝条形成的厚墙，枝条垂下的绿叶发出诱人的清香，昏暗的绿色中忽现几缕阳光。地上生长着菖兰花、水仙花、鸢尾花、报春的小黄花、春天开的藏红花，它们是厚厚的植物地毯的装饰和花边；地毯上满是各种各样的苔藓，从毛虫形到星形。士兵们小心拨开树枝，轻手轻脚地徐徐向前。小鸟正在鸣叫。

以前的和平时期，在索德烈树林中人们玩“乌伊什巴”的游戏，就是在夜里追逐小鸟，如今人们玩的则是人追逐人的游戏。

丛林里生满了桦树、山毛榉和橡树。地面很平坦，人走在厚草上毫无声响。没有小道，也可以说有几条小道，但很快不见了。还有一些野黑刺李树和长得很高的荆棘。树林外的人是绝对看不到的。

树林里有时飞过一只苍鹭或黑水鸡，这说明附近有沼泽。

士兵在盲目地往前行走，惴惴不安，又担心撞上搜寻的目标。

野营的痕迹时不时地出现，被火烧过的地面，被踏平的草，还有用木棒搭成的十字架和血迹斑斑的树枝。有人在这儿煮过汤，在那儿做过弥撒，在另一个地方包扎过伤员。可是，从这里经过的所有人早已销声匿迹。他们如今在何方？也许很远，也许很近，正手拿着短铳枪藏在丛林里。树林看似荒寂无人。士兵们更加小心。荒寂令人怀疑。越看不到人，就越有理由担心。这是一片暴徒出没的森林。

这里也许有埋伏。

在一位中士的带领下，三十位大兵远远地走在大部队前去执行侦察任务。随军的女火夫与他们同行。火夫们乐于跟先遣队同行，当然这要冒险，却能大开眼界。好奇心永远是女人勇气的一种表现。

这支小先遣队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这近似于猎人们常有的紧张，它说明接近兽穴了。荆棘丛中央好像有人在呼吸，树叶似乎还动了。士兵们相互示意。当侦察兵执行警戒和搜索命令时，军官们不需介入，该做的事自然就做了。

顷刻之间，有动静的地方便被包围了。士兵们用枪对准它，从所有方向瞄准荆棘丛中央那阴暗的地方，手指紧扣扳机，眼睛盯着，只等中士一声令下，立即开枪射击。

此刻那女火夫壮着胆儿往荆棘丛中看。中士正要下令“开火”时，她却喊道：“住手！”

她转身对士兵说：“不要开枪，同志们。”

然后她跑向丛林深处。士兵们紧跟着她，那里的确有人。

丛林深处有一片小空地，圆形的，是烧树根的木炭窑留下的。边上有一个用树枝搭成的房间式洞穴，半开着，像一个有着床的凹室。那里面有一个女人，她正坐在苔藓上给一个婴儿喂奶。她身旁还有两个满头金发的孩子睡着了。

这就是埋伏。

“你在这里做什么？”女火夫喊道。

女人抬头。

女火夫又气愤地说：“你疯了，躲在这里！”

然后又说：“你差点就死了！”

她又对士兵们说：“这人是女人。”

“是的，我们看到了！”一位士兵说。

女火夫接着说：“来林子里找死！就干这样的蠢事！”

女人吓傻了，不知所措，呆若木鸡，像是在做梦。她看看周围，看着那些长枪、马刀、刺刀和恶狠狠的面孔。

两个孩子醒了，大哭叫喊起来。

“我饿。”其中一个孩子说。

“我怕。”另一个孩子说。

最小的孩子还在安静地吃奶。

女火夫对她说：“你最听话。”

女人吓得不敢出声。

中士向她喊道：“别害怕，我们是红色无檐帽营。”

女人全身不停地颤抖。她盯着中士，那是一张粗糙的脸，只能看见眉毛、刘海和煤炭般的两只眼睛。

“就是以前的红十字营。”女火夫说。

中士又问道：“你是谁，太太？”

女人惊恐地看着他。她瘦弱、年轻、苍白，衣衫破旧，戴着一顶布列塔娜农妇硕大的披肩风帽，脖子上系着一条毛毯，像雌性动物那样毫不介意地暴露着乳房。她既没穿袜子也没穿鞋，两只脚还在流血。

“这是个穷人。”中士说。

女火夫用粗声粗气，却仍不失女性温柔的语气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小声说了几个字，近乎听不清：

“米西尔·福莱夏。”

这时，女火夫用粗糙的手抚摸着婴儿的小脑袋，问道：“小家伙多大了？”

女人没有听清。女火夫又说：“我问你她有多大？”

“啊！”女人说，“一岁半。”

“不小了，”女火夫说，“她应该断奶了。我们可以给她喝汤。”

女人有点放下心了。已睡醒的那两个孩子的好奇多于恐惧，正在琢磨和研究身上的羽饰。

“啊！”女人说，“他们饿得不行了。”

接着又说：“我早已经没有奶了。”

“我们会送他们东西吃，”中士大声说，“也会给你。但还有一件事。你持什么政治态度？”

女人盯着中士，没有回话。

“听见我的问话了吗？”

女人结结巴巴地说：“我年轻时就被送到修道院，但我结了婚，我不是修女。修女们教我说法语。村子全部被人放火烧了，我们慌忙逃了出来，连鞋也来不及穿。”

“我在问你的政治态度。”

“我不清楚。”

中士又说：“现在总有女特务。女特务是要被枪毙的。来，你说吧，你不会是波西米亚人吧。你是哪国的？”

她仍旧盯着他，好像听不明白。中士又一次说：“你是哪国的？”

“我不知道。”她说。

“怎么，你不知道你的老家在哪？”

“啊，老家，我知道。”

“好，你的老家在哪？”

女人答道：“西斯科尼雅庄园，在安泽教区。”

一听这话中士惊讶了。他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说的是……”

“西斯科尼雅。”

“那不是国家。”

“那是我老家。”

女人想了一会儿又说：“我懂了，先生，您是法国人，我是布列塔娜人。”

“那又怎么样？”

“这是不同的地方。”

“可这是同一个国家啊！”中士喊叫了起来。

女人接着说：“我来自西斯科尼雅。”

“西斯科尼雅就西斯科尼雅好了。你家人也在那里吗？”

“是。”

“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全都死了。我现在没有亲人了。”

中士是喜欢交谈的人，又问：“见鬼，你总该有亲戚吧，至少以前有。你是谁？说！”

女人听完，目瞪口呆，这句话“至少以前有”不像是人类的语言，却

像是动物的嘶吼。

女火夫觉得自己应该介入了。她再次抚摸吃奶的婴儿的头，用手拍了一下另外两个孩子的脸蛋。

“吃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她问，“她是女孩吧。”

母亲回答：“热尔特。”

“老大呢？小调皮鬼是男孩吧？”

“勒纳让。”

“小的呢，他也应是男孩吧，脸颊圆圆鼓鼓的。”

“胖尔兰。”母亲说。

“这些孩子真好啊！”女火夫说，“都已经像个大人了。”

中士又问：“你说，太太，你有家吗？”

“曾经有过。”

“在哪？”

“安泽。”

“你为什么不待在家里？”

“家被烧了。”

“谁干的？”

“不清楚。是战争。”

“你从哪来？”

“从那里。”

“你要去哪？”

“不清楚。”

“说正题吧，你是谁？”

“不知道。”

“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我们是避难的人。”

“你是哪一派别的？”

“不知道。”

“是蓝党或是白党？你站在谁的一边？”

“同我的孩子们。”

沉默。

女火夫说：“我没生过孩子，没时间生。”

中士又问道：“你的父母亲呢？听我说，太太，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叫拉杜尔，我是一个中士，来自谢尔什米迪街，我父母以前在

那里，我能说说我的父母。你说说你的父母吧。他们以前是做什么的？”

“他们姓福莱夏，就这些了。”

“是的，福莱夏是福莱夏，拉杜尔是拉杜尔，但总应该有个职业什么的吧？你父母的工作是什么？以前是干什么的？如今又干什么？你的这些福莱夏，他们干些什么？”

“他们都种地。我父亲是残疾人，不能干活。他吃过老爷——他的老爷，我们的老爷——的棍子，这还谢老爷开恩，由于父亲偷了一只兔子，这是死罪，老爷发慈悲之心，让手下人打了我父亲一百棍，从那时起就落下了残疾。”

“还有什么人？”

“我的爷爷是胡格诺派，被本堂神甫送去做苦役。那时我还很小。”

“还有什么？”

“我的公公是个私盐贩子，被国王送上绞架绞死了。”

“那你丈夫是做什么的？”

“那些天他打仗。”

“为什么人打仗？”

“国王。”

“还有什么人？”

“领主老爷。”

“还有呢？”

“为本堂神甫先生打仗。”

“该死的畜生！”一位士兵大声说。女人吃了一惊，显得惶恐不安。

“你看，太太，我们是巴黎人。”女火夫温和地说。

女人双手合十大声说：“啊！天主耶稣基督！”

“不准祈祷！”中士说。

女火夫在那女人身边把最大的孩子拉到自己两腿之间，孩子很听话地顺从了。孩子时常莫名其妙地顺从或害怕，大概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吧。

“可怜的好心大嫂，我的老乡，你有如此可爱的孩子，多好啊！我能猜出他们的年纪，老大四岁，老二三岁吧。你看，吃奶的小家伙真够贪嘴的。嗨，小鬼！别这样吮妈妈，好吗？我说，太太，别害怕，你最好加入我们的队伍，和我一样做工。我叫乌扎尔德，是个绰号。我喜欢叫乌扎尔德，不喜欢被我母亲叫做比科尔诺小姐。我是伙食贩。军队相互打仗，相互拼杀时，给他们提供酒喝的女人就叫伙食贩，干这行的人不少。咱俩的脚大小差不多，我把鞋送给你。八月十日在巴黎，我给过韦斯特曼酒喝，